計畫中文名稱:北宋貶謫詩人的心靈模式與類型分析

計畫英文名稱: Study of the Spiritual Patten of the Poetry by the

Exiled Poets of Northern Sung

計畫編號: NSC89-2411-H009-014

主持人:黃美鈴

執行機構: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研究期間:8908 - 9007

中文摘要:

本計畫以貶謫為主題,藉此探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面相。傳統士人常以「道」的承擔者自居,在儒家思想主導下又多以參與政治為人生之目標。北宋士大夫普遍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精神,他們對參政有強烈的使命感,因此官場是士人生活的鵠的,與理想價值的寄託,仕途失意也成為士人挫敗的最大根源。

自屈原以降士大夫的貶謫文化源遠流長。本計畫討論北宋士大夫在貶謫身心皆受嚴厲考驗的時刻,如何在憂傷、憤懣、怨懟中沉溺;又如何由從生命中最深沉的打擊中,經由人生價值的全面省思,得以承受磨難,進而挺立、超拔,展現其深刻的心理歷程。並揭示士人在傳統儒、道、佛思想影響下對生命的深沉省思。貶謫文學是士人遭逢現實困阨與精神磨難後的心靈告白,這不僅是一種政治現象、文學現象,也是一種文化表徵,是了解傳統士文化的重要途徑。本研究希望在北宋特殊的士風下討論貶謫與貶謫文學此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企圖建構出傳統士大夫在面對生命中的沉重苦難時的深刻生命體驗。

本計畫以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詩為討論重心,歐、王、蘇、黃堪稱北宋文學大家,也都表現士人參政淑世的精神自覺,但面對嚴峻劇烈的黨爭,黨派的傾軋、立場的對立,使他們在政治的競逐中,橫遭禍害、備受折磨,因著政治因素歷經貶黜。本計畫勾勒北宋士大夫在貶謫承受苦難與煎熬中,如何圓成個體的生命並保持個人節操與人格理想。

關鍵字:貶謫 歐陽脩 王安石 蘇軾 黃庭堅

英文摘要:

In the long tradition, Chinese literati alway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the bearer of 'Tao', and the Northern Sung literati were especially dedicated to the goal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political ideal withi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doctrine.

Therefore, the Northern Sung literati often felt frustrated when they suffered serious defeat in official career.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poetry of exile by Northern Sung exiled statesmen to trace out the spiritual patterns behind them. Over the centuries, exile is part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 and responses to exile

were as varied as the exiles themselves. Exile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or literary topic, but also a cultural topic. To acquir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ng culture, it'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spiritual patterns of the literati stratum of Northern Sung by way of the poetry of exile.

This project will deal with the poetry of exile by the masters of literature of Northern Sung dynasty, such as Ou-yang Hsiu, Wang An-shih,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Key words: Poetry of Exile; Ou-yang Hsiu; Wang An-shih; Su shi; Huang Ting-jian

計畫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對北宋貶謫文學的悲劇本質、藝術特徵,及文人心理變化、人生態度,進行綜合性的分析研究。使北宋知識份子在人生最艱困歲月裡的心靈世界,能得到較全面的討論。並揭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維護生命尊嚴的努力過程,在這方面北宋士大夫的表現的確是具有典型意義的。

本記畫是對特殊士風下的北宋士人的貶謫心態所作的一系列文化考察,並以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四家詩為討論重心,他們都是北宋大文學家,卻都因政治因素而遭貶黜。由於心性的差異,詩人所擇取的哲學思惟、觀物角度、寫作用心,與作品美學追求、情感特質多有不同,往往使其文學創作也產生重大轉變。

計畫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分析北宋士大夫在貶謫中,如何體現個體的生命應對之道。試舉其重 點略加說明如下:

歐陽脩兩度遭貶:一在夷陵,一在滁洲。夷陵之貶,確使歐詩產生巨大變化。「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隨園詩話》卷一錄莊有恭詩)自此歐詩明顯滲入理性思惟,他的貶謫心境是坦然、磊落的。夷陵之貶,事實上也是歐公自覺的選擇,他在<與尹師魯書>中云:「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他為正義鳴,了然於胸。並認為士人不應以貶謫為懷,「慎勿作戚戚之文」,他以高度的道德勇氣,蔑視權貴,因此謫居夷陵固然也曾有頹喪、感傷情懷,但終究在嚴峻的考驗中,選擇開朗、樂觀的心態,呈現他堅強、豁達的心性。自貶夷陵起,歐陽修詩中顯著的變化是開始表現理性的思考,這尤其體現在他對貶謫的看法中。如「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黃溪夜泊)「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戲答元珍)等等。

歐公二度遭貶,知滁州,他在滁州期間,寄情山水,曠放自適,歐陽脩在<梅聖俞詩集序>中謂「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也」,他雖在政治上遭逢失意,但在文學上卻大放異彩。現實的磨難並未擊倒他,反而突顯其處逆境而堅毅不拔的性格。膾炙人口的<醉翁亭記>及<豐樂亭記>皆貶滁之作,卻都顯出他在仕途不順時猶能自得自足。又如<題滁州醉翁亭>詩,以「所以屢攜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能與我言,唯有岩風來,吹我還醒然。」反映作者對酒自適,怡然大自然中,萬物皆帶性靈,給他無限慰藉。因之,他在給梅聖俞的信中說:「某久居此,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可見他也頗能享受滁州悠閒自適之樂,他雖貶謫於此,然「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豐樂亭記),無怪乎他要體悟到「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為政,期年粗有小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他由山水美景中獲得寬慰,並轉為對山水熱烈的稱頌、欣賞。貶知滁洲後,詩人放情山水之樂,反映其閒適自在心境,平易舒暢的基本詩風由是確立。

王安石二次罷相後,壯志難申,晚年詩作常在閑淡中蘊涵失意哀傷意緒,歷代詩評家多以其詩閑澹。清人吳之振則進一步指出:其悲壯寓閑澹之中。暮年絕句小詩多在自然景物中尋求恬適心境,和早年以意氣自許大不相類.詩風轉變,從「逋峭雄直之氣」,轉入「深婉不迫之趣」。

王安石歸隱之後至哲宗元祐元年卒時,約十年之中,大多居鍾山南畔之半山 園。其政治生涯因新法推行失利而告終,然他晚年棲隱田園,由絢爛歸於平淡, 無論就思想或創作風格,卻有極大的蛻變。

荊山罷相後,居半山園,喜讀佛經,好寫禪悟詩,寄情山水、花鳥、蟲魚,心境 閒適、淡雅。他浸淫佛理,勢必影響其作品,此時期許多詩歌皆蒙上濃厚的理趣 色彩。他罷相後隱居半山園間,或騎驢出游,或乘舟泛湖,或縱步山間。所居之 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 答。他晚年詩作閒淡中寓落寞。詩不再是為生民而作,而是表現沖淡閒雅的家居 情趣。

總之,王安石罷相後晚期詩作風格的轉變是極為明顯的,他優游於山水,表現閒適,卻仍時涵蘊孤寂情懷。其心中尚有不平之氣,清吳之振說:「安石遺情世外,其悲壯即寓閑淡之中」之評析,是極為中肯切要的。

至於蘇軾,一生雖英年得志,但處於北宋積貧積弱與黨爭劇烈的政治局面中,遂捲入可怕的政治爭鬥,因而仕途蹭蹬坎坷。

烏臺詩案是東坡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磨難,這苦難並且沒有把他擊倒,他沒有以悲苦示人,經此一生命轉折後,反能抱著樂天、超拔的逸氣投入生活,四年多的謫居生活,其作品更顯出苦難後的超脫與曠達。

蘇軾 < 初到黃州 > 詩在無補國事的自我解嘲中,對貶謫,安然處之。雖然他不免也有淪落天涯的落寞,有「有恨無人省」「揀畫寒枝不肯棲」及幽獨無聞的

孤寂。但他更多時候,以詼諧、坦蕩、豁達的心境,面對逆境。同時在「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遺佳人在空谷」中,已能把困阨當成自我祗勵的良機。「一簑煙雨任平生」看出他對患難的全面承擔,及人世滄桑的通透、澈悟。因此能「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他在看透世相後,了悟於生命中的悲喜哀怨,已然達到寵辱皆忘的境界。東坡晚年謫居海角時,曾有七古「觸覺」,末四句為「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可見他對「也無風雨也無晴」的體悟何等偏愛,這份曠達、澄澈,正如其弟子由為東坡所作墓誌銘云「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難怪後人對他如此傾倒,如此崇仰。

蘇軾在紹聖元年,被貶廣東惠州。紹聖四年又貶儋州。由於他胸懷灑落開闊, 在失意挫折中自有曠逸懷抱,在悲慨中有一份超脫了悟。困境中他總能退一步 想,自能海闊天空。學佛老,使他對任何橫逆,都有超曠、瀟灑的應變心。當他 再貶惠、儋州時,佛、老思想已成為他思想的主體,故面對再度遭貶,他已能處 之泰然。在<發廣州>詩中云:「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一枕黑 甜餘。」表現出心無掛礙,順任自然的氣度。雖處逆境,又能以自得、自足的心 境,面對日常生活,發現其樂趣,而不是遇仕途不順,即沉溺於感傷中。東坡在 惠州、儋州的貶謫生活,常在平淡日常瑣細的生活中,展現其化腐朽為神奇的詩 歌意趣。如<謫居三適>寫「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臥濯腳」,<汲江煎茶>, 在月夜中汲水煮茶,並在絕境中探索超脫、積極的生命態度。他為自己開創一「江 山福地」,惠州「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儋州「此心安處是吾鄉」。他仰慕陶潛 的人品、風格,以「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陶淵明。」因陶以自然率真的情 性,安貧樂道,樂天知命,為人格最高典範,令東坡心嚮往之。七年謫居生活, 北歸將渡海,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云:「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無論再多的勝敗榮辱,生命的本相仍是美好清明的,「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 如此生命體悟,何等具有哲意,是以他為自己的一生做下註腳時,能坦然的說道: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樣的價值選擇是多麼不尋常,令人聞 之動容, 他人生中最值得稱道的是, 他在苦難、逆境中體會的人生哲理。他那種 融合了智與美的理趣文字,足以令人心醉。

黃庭堅在北宋劇烈的黨爭中,隸屬舊黨,因而他的仕途順變,也隨新、舊勢力的消長而變化。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主政,次年改元紹聖,起用章惇、蔡卞等新黨人士。十二月新黨中人,即以修《神宗實錄》不實「誣毀先帝」的罪名,將黃庭堅貶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至元符元年,又被移至戎州。於貶所共住了六年多。《宋史》本傳稱:「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

徽宗崇寧二年,蔡京等人再度迫害舊黨人士,四月下詔銷毀三蘇、秦觀與黃庭堅文集。復於各地立「元祐奸黨碑」,陳舉、趙挺之等人彈劾,黃庭堅因 < 承天院塔記 > 一文被誣為「幸災謗國」,貶至宜州。

山谷一路行來,正直如一,刀傲絕俗是他堅持的人格、節操。曾在<漫尉>

中自道:「既拙又狂痴。」又自云「視其平居無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不俗」即是他追求的人格特質。紹聖五年,當他由黔州移至戎州,即將居所僧寺室稱「槁木寮」、「死灰庵」。後貶宜州又將住所稱「喧寂齋」,他其實是想努力在險酷的政治現實生活中,努力做到「心如死灰,身如槁木」以求解脫。故山谷主張「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是雜揉儒、道、禪各家法門。忍、默、平、直,前二者見於外,後二者發於心,即「外柔內剛」的處世態度。正如他<次韻答王慎中>詩所謂「俗裡光塵合,胸中涇渭分」雖忌、默,但絕不與世浮沈、同流合污,是合而不同的。正如他在詩中表明的「朝市山林俱有景,不居京洛不江湖」,及「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計畫成果自評

由於北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自覺,表現為對社會的積極承擔,遂有強烈的參政意願。但在面對嚴峻的黨爭,黨派的傾軋、彼此立場的對立,使士大夫在政治漩渦的競逐中,橫遭禍害,備受折磨。本研究處理知識份子在這種專制政體的壓力與煎熬下,如何圓成個體的生命。並保持個人的節操與人格理想於不墜,這也是我們了解傳統知識份子生命情調的大關鍵。

以上是本計畫的簡要成果,希望透過理解與詮釋,清楚的勾勒北宋貶謫文學的整體走向,並建構北宋士大夫在生命深沉苦難中的自我圓成道路。

重要參考文獻

兩宋文學論叢 黃師啟方 台北:學海出版社 民國74年10月

宋詩論文選輯 黃永武、張高評編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民國77年5月

*宋詩之傳承與開拓 張高評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79年3月

宋代文學思想史 張毅 北京:中華書局 1995年4月

歐陽脩之詩文及文學評論 張健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71年4月

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 劉子健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民國73年再版

歐陽脩論稿 劉德清 北京:師大出版社 1991年9月

醉翁藝苑探幽 鄭孟彤、黃志輝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1年12月

王安石論稿 王晉光 台北:大安出版社 民國82年11月

走向自然領悟人生----論歐陽修前期的自然觀 魏玉俠 學術月刊1994年第4期 歐陽修提倡平易文風的思想淵源和時代意義 劉寧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1995年第2期 略論六一風神 洪本健 文學遺產 1996年第1期

論歐陽修詩歌的平易特色 劉寧 文學遺產 1996 年第 1 期

王安石晚期絕句的意象特色 趙建海 遼寧大學學報 1996 年第 1 期

王安石晚年覓詩歸自然 黃敬先 歷史月刊 90 期

寓悲壯於閒淡:試論王安石絕句 簡恩定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18 卷 12 期

禪與詩:王安石晚年的生活寄托與創作思維 萬偉成 江西社會科學第3期

從入世到退隱, 寓悲壯于閑淡—論王安石退隱前後的心境與詩境 文師華 江西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2 期

王安石絕句的情感內涵與語言特色 趙建梅 河北師院學報 1995 年第 2 期 寄我無窮境—蘇軾貶儋期間的生命體驗 唐玲玲 文學遺產 1996 年第 4 期 略論黃州時期的蘇軾人格 田龍過 唐都學刊 1996 年第 3 期

一簑煙雨任平生(論蘇軾的人生哲學與文學創作) 馬銀華 中國古代 近代文學 研究 1997 年第 11 期

天地精神境界(評蘇軾嶺海時期的人生反思) 朱靖華 中國古代 近代文學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論蘇東坡的人生幽默及其文化內蘊 劉尊明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1994 年第 10 期

黃庭堅的詩與禪 孫昌武 社會科學戰線 1995年第2期 論黃庭堅的興寄觀及黃詩的興寄精神 錢志熙 文學遺產 1993年第5期 黃庭堅處世態度及其對創作的影響 田道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1993年第 4期

中唐至兩宋士大夫的生活藝術 王毅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9年第2期 從陶杜詩的典範意義看宋詩的審美意識 程杰 文學評論 1990年第2期

